



著  
的诡秘十年

FILE

# 档案研究所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夷梦◎著

我在OSI的诡秘十年

# FILE 研究档案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X 档案研究所 / 夷梦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133-0420-7

I. ①X… II. ①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8090 号

---

## X 档案研究所

夷梦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八牛设计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660×960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2 月第一版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20-7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 录



档案研究所  
目

司阴黑猫 / 001

杀戮之棺 / 008

史前遗骸 / 023

魔之右手 / 041

噬人鬼楼 / 061

双生相杀 / 083

地狱老师 / 100

灵偶游戏 / 117

濒死体验 / 136

巨蛇之宅 / 154

妖魔之子 / 168

诡异新年 / 182

行尸走肉 / 191

炼丹古鼎 / 210

深山蛊苗 / 238

鬼村惊魂 / 259

百年怨侣 / 279

## 司阴黑猫

白小舟曾经做过一个奇怪的梦，那个时候她还很小，住在外公那座位于大山深处的老宅子里。她的外公是一个赤足医生，年轻时曾在外行医，后来回到山中独居，以采药为生。每年冬季都会有一个药商上门收药，平日里则时不时有人上门求医，外公不收医药费，他们便会在门外磕头，久而久之，门前被磕出了一个小坑。

每年春节妈妈都会带小舟到外公家小住，不知为何父亲从没有进过山。那一年，大雪盈门，她百无聊赖，跑进库房，将祭祖用的金箔纸剪成簪钗的形状。她的手工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，学校校庆展览上她做的折纸人偶还得到了校长的青睐，并荣获了一等奖。

窗外的雪越来越大了，灯光暗淡，被风吹动，悬在头顶上般电灯摇晃不休。当黑暗笼罩群山，她听到了极轻的敲门声。

白小舟以为是妈妈来叫她吃饭，打开门，却看见了一个陌生人。

她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模样，只知道是个女人，那女人很亲切，给了她一块糕饼吃。那块糕饼是小舟一生中所吃过的最好的美味。

女人问她还想不想吃糕饼，她当然说想吃。女人说，如果她用金箔做一整套簪钗首饰，她就送给她更多糕饼。小舟答应了，女人说好三天后来取，并嘱咐她不要告诉任何人。



女人在大雪中远去，白小舟偷偷打开房门，看到门外厚厚的积雪上没有任何足迹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外公问她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她保守了秘密。入夜，她就跑进仓库里剪纸，直到三天后的午夜，全套首饰已经做成，窗外人影摇动，熟悉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。

这次她没有开门，门自己悄无声息地开了。女人就这么伫立在门外，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。

她对首饰很满意，将一整盒糕饼送给白小舟，并抚摸着白小舟的头说：“小姑娘真可爱啊！手艺也好，不如跟我走吧，回去给小姐做陪嫁丫头，一辈子给小姐做首饰。”

那女人的手冰冷入骨，白小舟打了个哆嗦。那个时候，她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她想要逃，但她的身体却不听使唤，被那女人牵着，缓缓走出门去。

小舟回过头去，看见另一个自己正躺在仓库的地上，好像睡着了。

“她不能跟你走。”外公洪亮的声音传来，女人似乎害怕了，说了一声：“哎呀，果然还是没办法啊。”

说完，小舟就醒了，外公将睡在仓库里的她抱起来，走向祖屋，药香霎时间将她包围，她觉得很暖和也很安全，很快就睡过去了。她再次醒来已经是三天后，外公告诉她，她只是做了个梦。

那天晚上，半夜十二点的时候，她听到山里隐隐有吹唢呐的声音，便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凑到窗边，看见遥远的山峰之间似乎有红光闪烁，欢快的乐曲在空中回荡不休。

这时有一只手伸过来，轻轻抚在她的肩膀上，她回过头，看见外公慈爱的脸。

“外公，那是什么？”



“那是山魃嫁女。”

“山魃是什么？”

“以后你就会知道的。现在你只需要记住，你只是做了一个梦。”

这场梦，是白小舟童年时期最难忘的梦境。

她十五岁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天见到妈妈在屋里哭，说外公云游四海去了，那个时候，她就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外公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竟然一点儿也不悲伤，反而很高兴，觉得外公只是去了他该去的地方。

她满十六岁的那天，妈妈交给她半本残卷，那是外公年轻时候行走天下所留下的笔记，里面记载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。白小舟不喜欢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，将笔记用红布包好，珍藏在衣柜里。

一晃一年过去，高考结束。天气炎热，白小舟躺在家里，吹着空调吃着薯片，一边养膘一边看电视。

忽然听见“砰”的一声，她吓了一跳，回过头去看了看那堵墙。

难道隔壁那个女的又开始发疯了？

白小舟的父亲在国外工作，母亲在她高考结束后也移民了，只留下她一个人在国内生活，每个月按时寄来生活费供她度日。自从母亲离开后，隔壁就搬来一个年轻女人，看不出年纪，打扮得很非主流，浓浓的黑色眼影，每次看到她都以为是贞子来了。这个女人很喜欢开 Party，经常会带些奇怪的男人回来，一直闹到半宿，楼上楼下投诉过她很多次也不管用。

白小舟没有往心里去，继续看电视，没过多久，隔壁猛然传来一声惨叫，她悚然一惊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

她打开门，将头伸出去，空旷的走廊上安安静静，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
“喂，你没事吧？”她敲了敲对方的门，凑到猫眼儿上往里看，



还是什么都看不到；又敲了几下门，依然没人回应。她皱了皱眉，算了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

回到自己家，她往沙发上一躺，拿起薯片继续养膘，肥皂剧甚为无聊，她看得昏昏欲睡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听到门边有些窸窣的声音，她揉了揉眼睛：“谁？”

门外响起一声猫叫，她忽然想起，隔壁的女人养了一只通体全黑的大猫。

她打开门，那只猫坐在门口，一双明黄色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她。她弯下身子去摸它的头，它竟然让她摸，她有些诧异，平时这只黑猫总是喜欢在阴暗的地方冷冷地看着她，一旦她走近，它就会逃之夭夭。

“你主人是不是出事了？”白小舟将它抱起来，轻抚其头，黑猫“喵呜”一声，从她怀中跳下去，跑到非主流女人的门外；门悄无声息地开了。

黑猫喵喵叫了两声，似乎在叫她过去，她忽然觉得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，就像多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。她想要转身逃回屋去，却像是被那双眼睛吸引住了，浑身僵硬，动弹不得。

她发现自己的脚开始动了，一步一步，走向那间房。有光从屋里射出来，一道人形影子折射在地上，它缓缓站起，透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恐惧。

白小舟心里默念：“不，不要，外公，救我，救我。”

她离那扇门越来越近，胸口一片冰凉，黑猫明黄色的眼睛闪烁着令人胆寒的光，屋子里传来粗重的呼吸声，伴着她的心跳，一下一下如同擂鼓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！”恐惧将白小舟死死地包裹住，她惨叫一声，一脚踢在黑猫身上，转身就跑。黑猫似乎很惊讶，一跃而起，尖叫着





扑向她，她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她压在地上，把她往那屋子里拖。

这个时候，头顶有道冷风扫过，那股力量仿佛一下子消失了，只见黑猫额头上插着一支铅笔，正在地上不断地翻滚惨叫。

“还等什么？快跑！”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响起，她也来不及细看，转身跑进自己的家去，死死地关上门。

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安静了，只有电视机里还在播放着节目。她满肚子好奇，却不敢从猫眼里偷看，跑进卧室，钻进被窝瑟瑟发抖。

倦意如同梦魇一般袭来，睡眼蒙眬中，她仿佛看到外公轻轻抚摸自己的头，温柔地问：“小舟，为什么不看我给你的笔记？”

“我……不想看，从小我就觉得，外公的世界，是我不能理解的。”

“傻孩子，有些事是你想逃也逃不掉的。”外公的嗓音轻柔，暗含一丝悲伤，“谁叫你是我的外孙女呢。”

蓦然惊醒，她听到走廊上嘈杂的人声，凑到猫眼儿上一看，走廊里站满了人，全是街坊四邻。她鼓起勇气打开门，看见不少警察从旁边屋子里进进出出，她连忙拉住一个中年妇女。

“阿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那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死了。”中年妇女有些激动又有些害怕，“跟她养的猫一起死在家里，那只猫头上还插着一支红铅笔，真是惨啊。”

白小舟一惊：“她是被杀的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，听说死得很奇怪。”中年妇女压低声音，“她家的水龙头没关好，水浸下去把楼下淹了。物业的人来敲门，没人应，就打开了，谁知道她竟然死在屋里。而且全身皱巴巴的，要不是那一身吓人的打扮，都没人认得出来是她。”



正说着，尸体被抬了出来，身上盖着白布。经过白小舟面前时，尸体的手滑了下来，白小舟轻轻地吸了口气，那只手干瘪发皱，就像一具木乃伊。

她迅速回到屋里，打开柜子，找出外公留下的笔记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书皮翻开。里面全是外公的日记，外公俊秀的蝇头小楷甚为赏心悦目。

公元 1917 年 星期五 晴

此次进沪访友，路过北东村，见一抱猫老妇，猫通身全黑，双目明黄，恐已通灵。时正值修建铁路，征房征地，老妇不肯出屋，村人将其强行拖出，黑猫立死，老妇亲手埋葬黑猫，亦归天，其身迅速破败，如同人腊（中国古时称木乃伊为人腊）。老妇屋中寻获一红纸，上书某某氏嫁入某某宅，落款为嘉庆元年，距今已一百二十载。余观其屋风水，处一阵中，堂屋为阵眼，黑猫司阴，坐镇眼则鬼差不能入内摄魂，今屋毁阵亡，则主仆皆死。

白小舟“啪”的一声关上笔记，心中疑云重重。若隔壁那女人也是如此，但屋子没有被毁，为什么会死呢？是因为猫死了吗？猫为什么要让她去女人家？昨晚那个男声，又是谁？

她吞了口唾沫，再次看着手里的笔记。

公元 1917 年外公就己能去上海访友，他究竟活了多久？

公寓楼底。来来去去的人流中，一个颀长的身影立起良久。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：“喂，老师，这里有个人……嗯，没错，一个很特别的人……明白了。”

他抬起头，嘴角上勾：“总有再见面的那天。”



隔壁的女人死后，平静了一个多月，白小舟收到了凝华学园的入学通知书。

凝华学园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学校，占地数千亩，从幼儿园到大学无所不包，有全国最好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，是很多人挤破了头也想进的高等学府，从这里毕业的学生，没有找不到好工作的。

白小舟长长地松了口气，重重地倒在沙发上，陷进柔软的沙发里。

终于考上了，她在沙发上打滚，考上了考上了，终于跟妈妈有个交代了。

她迫不及待想要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远在异国的父母，拨通了电话，却一直没人接，她有些奇怪地看了看话筒，难道妈妈不在家？她又打爸爸公司的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人，声音很甜：“请问您找谁？”

“我父亲白修谨……白芝国在吗？”她爸爸名修谨，字芝国，以前听他说过，他在公司喜欢用芝国这个名字。

“白总去南非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一个月之后。”

白小舟有些失望地挂了电话，还是晚会儿再打吧。

夜深之后她再打家里的电话，依然无人接听，她站在玄关旁，望着电话出神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有种不可言说的不祥预感。

为什么她打了这么多电话，总是联系不上母亲？

母亲，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

## 杀戮之棺

转眼到了该开学的时候，白小舟挤上公交，好不容易抢了个座位，靠着靠背昏昏欲睡。睡着睡着忽然听到孩子的哭声，然后是女人的骂声，她睁开眼，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手牵着个七八岁的小孩，小孩正在啼哭，妇女正数落一个大学生。听她的口气，像是那个大学生一上车就摸小孩的头，把小孩给摸哭了。妇女骂他变态、恋童癖，那个大学生低着头，小心地赔着不是。

白小舟仔细看那个大学生的脸，长得极丑，满脸痘痘不用说了，鼻子还是歪的，额头上的皱纹皱得像个老头。怪不得那小孩会哭，八成是被他吓哭的。

也许是怕了那个中年妇女，也许是受不了满车人的白眼，车一停那个大学生就下车了。白小舟从车窗看出去，发现他身上竟然缠着一团黑气，他的手半举，倒像是抓着那团黑气似的。

她狠狠地闭了闭眼睛，再看时大学生已经不见了。

是看错了吧？

公交车缓缓地停在凝华学园后校门前，她一下车就看见校门前围着一圈人，正在指指点点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她挤过去，踮起脚尖往里张望。离后校门最近的一块空地正在施工，很多工人站在



挖出的地基旁边，脸上有恐惧，也有好奇。

白小舟问身边一个女生：“学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这里建教学楼，挖出一口棺材。”

“棺材？”白小舟吃了一惊，不过仔细想来，C市也算历史名城，挖出个古墓什么的来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。

“那棺材不寻常。”学姐继续说，“那是一口大箱子。”

“不是棺材吗？怎么又成了箱子？”

“那就是一口箱子，上面还雕刻着什么画。这里既没有墓穴又没有墓碑，刚出土的时候还以为是藏着什么奇珍异宝呢，哪知道打开一看，却是尸体。还不止一具，是好几具。听说箱子里有格子，每一个格子里躺着两具尸体，有老有少，都像活着似的，真吓人。”

这倒是有意思了。白小舟心想，棺材见得多了，还没见过这样的棺材。C市以前是巴人聚居地，难不成这是巴人的丧葬习俗？

“那箱子是什么年代的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啊，我又不是历史系的。不过啊，我看那箱子雕工不错，埋得又那么深，估计得是一千年前的东西了吧。”

她正说得欢，几个老教授模样的人就匆匆赶了过来。学姐兴奋地说：“历史系的方教授到了，估计很快就能知道这箱子是什么朝代的。”

“方教授？”

“你是新生吧。”学姐斜了她一眼，“方教授可是赫赫有名的考古学家，在古代巴人研究方面没有人比得上他。”

白小舟哦了一声，看见那个满头白发，穿着一件老旧白衬衫的教授下了地坑。她想要看看箱子，拼命地挤进重重包围，看到那箱子的时候，她愣了一下。

箱子上面罩着一团黑雾，那黑雾是从里面尸体的口鼻里涌出来



的，如同乌云，流动起伏不定。

她再次狠狠地闭了闭眼，睁开时哪里有什么黑雾，她不由得有些担心，难道是自己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，别是白内障吧。

方教授走到棺材旁，往里看了看，旁边的另一位教授道：“方老，您能看出点儿什么不？”

方教授没有反应。

那位教授以为他在思考，就没再开口，可是过了好几分钟方教授还是伸着脑袋一动不动，其他人面面相觑，轻轻推了他一下：“方老，您没事吧？”

方教授忽然大叫一声，仰面摔倒在地。周围的人吓得连忙上去扶：“方老，您没事吧？方老！”

方教授死死盯着天空，手举起来，指着不知名的虚空，忽然大喊：“一百个甲子，庚寅年至，大凶、大凶啊！”

众人不明所以：“方老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快走，快走！”方教授双手在空中乱挥，“癸酉年庚申月壬辰日生者，必死，必死！”

说罢，双眼一翻，不省人事。

“喂，听说了吗？方教授死了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，哪里是死了，听说他是中邪了，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呢。”

“那咱们要不要去看看他啊，他是我们的导师呢。”

“我也想去，可惜有警察守着，不许人探望呢。”

“唉……方教授那么德高望重，恐怕再也找不出比他品格更高尚的人了。那个棺材真可怕，你说咱们学校会不会闹鬼啊。”

“谁知道。不过，咱们学校出的怪事，还少吗？”



白小舟喝下碗里剩余的豆浆，打了个饱嗝。凝华学园挖出棺材的消息在短短几天之内已经不胫而走，闹得整个学园沸沸扬扬，人人自危。

“听说方教授中邪之前还说了几句话。”那两个女生还在八卦。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说什么什么必死。”

“你这人说话怎么说半截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必死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。有人在学校的贴吧里发帖子了，你自己看呗。”

白小舟忽然想起方教授最后所说的那句话来，“癸酉年庚申月壬辰日生者，必死”，是说在这天出生的人要死？她从包里翻出纸笔，凭着记忆写下来，正打算从手机里查究竟是哪一天，一只手从身后悄无声息地伸了过来，轻轻按在她的肩膀上。

“曹妙晴，别玩啦，你还在五步之外我就知道是你了。”

一个年轻女孩笑嘻嘻地坐到她对面：“小舟，加入我们社团吧。”

“谢了，没兴趣。”

这个曹妙晴是白小舟的室友，热情得有些过了头，才几天就和小舟混熟了，想要拉她进动漫社，谁知白小舟油盐不进，颇费了她些心思。

“就进来试试嘛，说不定你很快就会有兴趣的。”

“我真的没兴趣，你就饶了我吧。”白小舟无奈地作哀求状。曹妙晴吸了口气，正要施展她的游说大法，忽然听到一声尖叫，白小舟悚然一惊，回过头去，看见一个女孩用吃饭的叉子刺进对面另一个女孩的眼睛，被刺的女孩在地上痛得不断地打滚，刺人的女孩跌跌撞撞地后退，浑身瑟瑟发抖。

“快，快叫救护车！”周围的学生围上去，一边急救一边怒斥那



女孩，“你疯了吗？”

女孩满脸恐惧，愣了几秒，忽然发狂似的乱踢乱打，好几个男生冲过去，竟然一时间无法制止她，倒被她狠狠踢了几脚。一个男生抓住她的肩膀，她张嘴就咬，男生痛得大喊一声，抓着自己受伤的手，愤怒地说：“疯了，这个女人真的疯了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颀长的身影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上去抱住她的头，往她后脑勺狠狠一拍，女生像被抽了气的皮球，一下子瘫软在地。

白小舟跑过去扶起那个女孩，正想说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女孩的身子突然迅速灰败下去，顷刻之间便发出极其熏人的尸臭味，肌肤上也布满了尸斑。白小舟吓得脸色都变了，后退了好几步。

一时间，食堂里刺耳的尖叫声此起彼伏。一个男生指着尸体惊恐地说：“死人，她是死人，以她的腐烂程度，她至少死了一个星期以上了。”

尖叫声更大了，白小舟的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，脸色剧变。

一个星期之前，不正好是棺材出土的日子吗？

她鼓足了勇气，往前走几步去仔细看女尸的脸，女尸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开，露出一抹猩红。

朱砂？之前她额前并没有朱砂啊，什么时候抹上去的？

难道……是那个男生？

她环视四周，猛然间看见一个人，并不是那个男生，而是一个脸色苍白、眼圈乌黑的干瘦老头。

她吸了口气，狠狠地闭了闭眼再看，老头已经不见了。

她听到自己胸膛中擂鼓般的心跳声，她清楚地记得，那个干瘦老头，分明就是棺材里的尸体之一！





不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幻觉。

众人作鸟兽散，却又不愿意走远，带着猎奇的心理围在食堂外面看热闹。白小舟也跟着往外退，往女尸身上再看了一眼，发现她的身份证掉出来了，上面有她的出生年月。

1993年9月8日。

白小舟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，差点儿站不稳。

她也生于1993年9月8日！

是巧合吗？那也巧合得未免太过分了吧？

她蓦然记起方教授所说的日期，急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查询万年历，当她翻到9月8日那一天的时候，她的脸色变了。

1993年9月8日，正是癸酉年庚申月壬辰日！

方教授没有说谎，这天生的人已经死了一个了，下一个会是她吗？

警笛由远及近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，转眼之间食堂四周就拉起了警戒线，几个警察进进出出，勘查现场。

过了大概十几分钟，另一辆车驶来，车身全白，上面漆了三个英文字母：FRL。

FRL？那是什么？

车门“轰”的一声开了，一个高大壮实的男人走了下来。他留着平头，面孔刚毅，T恤下的肌肉隆起。白小舟觉得他身上缠绕着一股正气，周围弥漫的不祥气息仿佛被驱散了，令人心安。

“司马，你总算来了。”一个警察迎出来，压低声音道，“这次的案子很棘手，恐怕又要劳烦你们了。”

“真可怕。”曹妙晴皱着眉头说，“我看刚才那个女孩跟方教授一样，都是中邪了。”说完，她忽然咧着嘴，发出一阵阴森的笑声。白小舟吓了一跳：“妙晴，你没事吧？”